

文匯原創叢書

上海 Lady

程乃珊著

文匯出版社



文汇原创丛书

肖关鸿主编

上海 Lady

程乃珊著

文 匯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Lady/程乃珊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1

(文汇原创丛书/萧关鸿主编)

ISBN 7-80676-281-7

I. 上... II. 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2901号

· 文汇原创丛书 ·

上海 Lady

作者/程乃珊 丛书主编/萧关鸿

责任编辑/陈飞雪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编20000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2003年1月第1版 印次/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640×940毫米 1/16 字数/210千

印张/19.125 印数/1—10000

ISBN7-80676-281-7/I·066 定价:29.00元

关于文汇原创丛书

1

在科学创造中，个人的灵性最终淹没在对共性和规律的探求中。而艺术的创造，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个人的灵性。

如果没有牛顿，一定会有马顿或羊顿取而代之，因为苹果总要从树上掉下来，万有引力总要被发现。

然而如果没有达·芬奇、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人类还能创造《蒙娜丽莎》、《哈姆雷特》和《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

人类文化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新的天才出现并不会使过去的大师黯然失色。就如李白的光辉不会掩盖曹雪芹的不朽，毕加索的出现不会使达·芬奇失去价值。

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在于他们作品的原创性。他们的个性越是伸展自如，生命力越是自由洋溢，艺术的原创力也越是精彩飞扬。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小小鼠标把一切变得轻而易举，按按电钮使一

切变得舒舒服服，趋同与一律化正在扼杀文化的生机，如马尔库塞指出的技术统治社会的“单面人”的危险不再是杞人忧天。人正在逐渐丧失最宝贵的创造力。

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文化创新自然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课题。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所在，如何发掘、发扬和保护文化原创力，如何造成一种能使文化原创力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态，必须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了。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原创丛书，只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态度，一种呼吁，一种要求和一种愿望。

我们希望文化界、出版界和读书界共同来呼唤原创作品，推动原创作品，关注原创作品。

一套丛书只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我们期待着从我们的背上走来新一代的大作家、大作品。

主编

目录

1

关于文汇原创丛书 / 1

一、 你的姓氏，我的名字 / 1

二、 上海卡门 / 46

三、 上海少奶奶 / 75

四、 绿屋情缘 / 106

五、 弹性女孩 / 135

六、 天涯歌女 / 174

七、 上海保姆 / 210

八、 上海名媛 / 250

你的姓氏，我的名字

总觉得，有怎样的城市，就有怎样的女人。

女人是城市的韵味，犹如诗的意境。女人，是都会风情的演绎，都市传奇的催化剂，成功男士的动力……

城市与女人，犹如灯笼里的那一点火，因为有了女人，城市才生动起来。

女人是不讲逻辑的，但冷眼看她们，在传统与现代、自由与约束、出格与规范之间婉转徘徊、挣扎游移，完全是胸有成竹，其中的千姿万态，真个是风情万种。众多的都市传奇，原本就是这样产生的。

东方巴黎上海，更是一众决意活出彩虹的女人的神往之地；著名如一代影后胡蝶、阮玲玉、陈云裳、她们是广东籍，但令她们大红大紫的却不是她们语言生活习俗相近的香港，而是大上海。连一九三三年在全运会上争得游泳冠军的香港队运动员杨秀琼，在上海



今年80岁的王奕贤老伯伯当年的结婚照

扬起的风头，也远胜过香港。是上海，为她缔造了一个“美人鱼”的包装。上海，圆了无数中国灰姑娘的梦！

上海女人都爱美，上海女人尤其。

即使在全国一片“蓝海洋”的年代，上海女人一身合体的蓝，再在领口、袖口上变小花样，配上薄如蝉翼的尼龙花边，一头用牛皮纸卷过的长发波浪，照样风情万种。

她们优雅地穿行在旧租界地的旧建筑和巨幅领袖像及红色标语牌之间；在香水唇膏等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之物而逐出市场之时，上海女人的手提包里，仍持一支唇膏——防裂润唇膏。这种小尾指长的，套在制造粗劣的塑料壳里，或粉红或大红烫金字的散发着俗气廉价香味的防裂唇膏，当时在市场上很走俏，也因着这些上海女人多多少少脱离了点市俗之气。记得那时我还在杨浦区上班，时尚

之风较难吹抵那里，因此当淮海路和南京西路上的防裂唇膏已给扫空时，我受友人之托，在杨浦区扫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这些卖相粗糙的色泽艳俗的小塑料筒，一旦离开百货公司的柜台，跳入这些上海女人的小拎包里，与她们的麻纱绢头、百雀灵冷霜小铁盒放在一起时，这些小塑料筒顿时似有了生命，也变得千娇百态了。

上海女人，不时拎开塑料筒，推出那乳白色的一截往唇上一抹，再两片唇上下一抿，唇上只是多了一层透明无色的润滑剂，那姿势还是那样诱人那样风情万种，而上海女人的心灵之中，同时也已抹上了一片嫣红，她们至少已明白虽然被逼套上一件面粉袋样不显线条的蓝布解放装，自己也可以完成一个抹唇膏的动作。

文革后有部名为《女英烈传》的英国旧片在上海公映，内容讲述一位英国女特工人员深入德国占领下的巴黎，进行反法西斯活动，其中有一幕，是集中营内一个英国女人，对着一片残镜在扑粉。

“你哪弄来的粉？”她的难友很惊讶。

“是石灰粉。”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只是觉得这样做了心里好过点！”

意大利名片《罗马十一点》，在大战后经济尚未复苏的艰难时期，一位小姐用炭笔在腿上涂上一层深色冒充玻璃丝袜……

看来，上海女人对美的追求，其不屈不挠，已颇有国际水准，不愧为十里洋场催谷出来的。

上海之所以不止在中国，而且在东南亚，也属最有性格的一个城市，就是因为——上海女人。

上海女人的层次分布极细微极清晰，太太和师母、姨娘和娘姨、小姐和大姐、名媛和明星、女同志和女同事……一字之差，充满了阶级身份和政治气候的微妙又敏感的界限，透过那精巧的细

节，从中你会感到一层哀丽的空蒙。难怪张爱玲在“小姐”被禁称“大姐”到处出现在上海的里弄街道和机关办事处时，去意已定！其实，上海女人即使在从小姐到大姐再回到小姐的历程中，始终不脱那么一股微微溢着呛鼻的夏士莲雪花膏和明星花露水的、带市俗的香味，即使是香奈尔五号或蒂奥，都无法掩盖上海女人那股与生俱来的亦正亦邪的女人香。

上海 Baby，属女人结构层中一个界限最模糊、行为最扑朔的一族。

称女人为“宝贝”——Baby，由西方传入上海不过近百年，一如 Darling（达令）和 Honey（蜜糖）及 Sweet Heart（甜心），是西方人对女人的昵称。

如汉语一样，英语词汇也有微妙细致的区分。一般讲，Darling 之称会较文学较斯文，用得也最普及，Honey 较口语化，而且对像可以不止是太太或女友、女儿、小孙女都可称为 Honey。

Baby，旧时译为贝贝，也译为宝贝。称女人为 Baby，出点都为俚语，多为货车司机之族的劳动人民用语，伴着这句昵称的动作，往往是“啪啪”打几下她屁股，或在她下巴上轻轻一扫。那应是《欲望号街车》里马龙白兰度的用语。还有，在飞机上与后生仔津津乐道女人经的，《女人香》中的退伍丘八阿尔伯仙奴常挂在嘴边的。当然今日当牛仔裤 T 恤也可登入五星级酒店之时，人们对用词已不太雕琢讲究，不过始终相信，诺丁山的书店小老板休格兰特，甚至《铁达尼号》里教富小姐罗丝当众吐口水的穷小子李安纳度，包括《廊桥遗梦》中浪迹天下的摄影记者奇云伊士活，他们称心爱的女人，一定是 My darling 而不会一声 Hi，baby！始终，一声 Darling，是甜蜜得令人迷醉的呼唤！

西洋文化进入上海滩以来，在华洋交杂的十里洋场风火炉里，

千提百炼成一颗颇独特的金丹——上海Baby。当年倾倒德国元帅，并由皇太后特准可在紫禁城内策马的赛金花，如果立意南下上海，在这十里洋场悄悄地补下妆，修炼一阵，相信一定会再创造一个紫禁城外的黄浦传奇，在她生命中再掀高潮！她犹如错过了王子的一场盛大舞会那样，错过了清末民初上海Baby初露头角的年华；当百乐门的霓虹灯将沪西的上海夜空映得一片嫣红之时，垂垂老矣的赛金花，却在北平郊外寂寞地凋零。她当时的主要生活来源，是来自一些特地来探访前朝遗风的游客，与她合影一张相，再由她签个名，然后留下几个钱给她。

我外祖父一度存有一张与赛金花的合影，还有她用毛笔书写赛金花三字的一张名片，惜文革中给小将们毁掉，想来当年小将中一定也有今日成为史学专家的，他们会为此自责后悔的。

照片是那种一筒十二张胶卷的方形照片，当年外祖父参加一个叫“友声旅行团”去北京旅游，导游将他们带往这位昔日北平宝贝的住址，是一间歪歪斜斜的平房，外祖父犹记得赛金花给他们签字的台子，只有三只脚，还有一角是靠着窗棂台才得以平衡。记得照片中的赛金花，只是一般平民妇人打扮，眉眼间已找不到当年倾城倾国的余韵！那应该是在上世纪廿年代中夏，那个时候，中国第一位女红星张织云的笑盈盈的美人照，已在各大戏院和申报的花边新闻版，被上海男人熟读，英国画家荷迦兹的“曲线美”审美观，已全然击败传统的樱桃小嘴和“侍儿扶起娇无力”的东方病态美，令一众上海男人开始欣赏女人波浪型的长发和起伏有致的胴体！可叹这朵开在大清暮年的金花，如一片老去的枯叶无声地掉落下来。与此同时，书场戏台上，她的被喻为情天孽海的名字赛金花，依然在入夜的变幻多端的霓虹灯中闪烁，让人遐想，叫人心醉！

还是这句话：赛金花错过了上海一场王子的舞会，如果她加盟



相隔五十几年后，2002年二位姑妈（右一、右三）与夫婿再次乘船游欧洲，当年热烈追求我四姑妈（右三）的小伙子已成我姑夫（右二）

上海 Baby 的行列，相信，她的传奇还会有下集。

都会对男人，意味着机会和女人。

都会对女人的吸引，只有一个字——梦！

城市与都会之分，不在建筑物也不在人流的旺疏，只在其间走出来的女人。

一个女人哪怕再国色天香，如果仅生活在一个缺乏惊喜和传奇，没有高潮的呈单一状态的城市，她至多是个小家碧玉却永远也成不了一位名媛或者明星，甚至一个 Baby。正因为如此，我们听说过巴黎女郎、西贡小姐、东京玫瑰、香港苏丝黄……还有，上海宝贝！

单单为了一场虚幻的梦，足以令一个青春弱女子赤手空拳、离乡背井，来到大都会勇闯江湖！

上海 Baby，顾名思义，因为被奉为宝贝和贝贝，因此她们通



1946年我的三位妹妹正当花样年华，与她们的男友共游黄浦江

常不像一般上海女人；她们既不温顺，也不娴静，在被宠被惯之际多少有点持宠骄行，千娇百媚的骨子里是反叛和不安分。

但凡划为上海Baby，通常属先天不足，不靠点磨劲钻劲韧劲，再加点邪气甚至霸气，如何面对洋人冒险家和中国大男人的双重摧残？

上海Baby，一概被良家妇女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与公馆太太和名媛千金本应正邪不两立的，偏偏一些夫人太太的前身，就是上海宝贝出身，因此，也就有点说不清、理还乱的情愫在其中。

上海Baby，绝对不等同欢场女子，但她们个个风情洒俚，起码是不安分的。上海Baby，既嗲又娇，媚中带傲，在声声吴依软语，浅笑烟视之中，有种豁出去的魄力。不如一般上海小姐，只是一个“嗲”字，全然没有一点泾渭条理。只是回顾这近百来年在上海掠过的上海贝贝们，却总也似摆脱不了命运的咒语，不知为什





我祖父祖母的结婚照，摄于廿年代。

么，到头还是免不了落花飘零的结局，果真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吗？

二

人称她仲太太，我们称她仲婆婆。

仲婆婆今年九十五岁了，仍一头看来浓黑的头发（不经烙染）往后梳起一个扎扎实实的髻，露出眉心上端，脸庞与发际正中一个美人啄，令她的依然白皙丰满的脸庞，犹如天生一个心字形，上海话称为桃子脸。

她年轻时美艳，在上海上层社会是有口皆碑的，听闻当年宋子文为一睹她的丰姿，硬是怂恿贝祖诒（贝聿铭之父）在江西路银行公会所属的莫有财厨房办了一桌酒，请仲先生和如夫人一聚。虽然是侧室，但因为她的美艳更兼处事为人周到尽礼，故一众银行界老友都以仲太太相称。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女人，特别在社交场上独领风骚的女人，都有一段扑朔迷离，甚至根本无踪无根的家世，同样是不问出处的。

她曾为北京的名妓，岂但吹、弹了得，念唱得一口好京昆，了不起的是，还写得一手娟秀的蝇体小楷，画得一手可以拿得出的扇面。至今她偶尔写一小笺托人带来我家，仍见字字玕珠纤巧，行文老法婉约，写的是那种笔画复杂的繁体字，落款则是仲沈毓香，她始终固执地将仲姓加在她户口簿上登记的姓名前。

正如有首流行歌唱的“你的姓氏我的名”，自从十六岁那年跟上仲轩兆后，她永远与这个仲姓不离不弃，掐指算算，竟有八十年了。

仲太太这一生，跟过三个男人，个个都在上海滩上叱咤风云，

在上海近代史上占有一把交椅，就是今日的《上海滩》杂志，也不时有提到他们。说是“跟”而不是“嫁”，你会感到她流金一缕中闪烁着的剪理不绝的悲凉。长得再美艳处世再乖巧，她也不得不屈从于时代的局限，孤寂地独守着那消逝在黄浦尽头的遍地江湖，一如夹在一本上海滩近代史册中的檀香书签，在人们翻动着她见证过曾经参与过的那页历史时，她悄悄地从中抖落出来，无声地飘滑到地上，没人留意，没人回顾！

仲轩兆早年留学德国陆军士官学校，与北洋政府军政要人交往密切，四十好几那年与友人去北京游玩，在一次花酒席上见到十六岁时的沈毓香，当时她不是叫这个名字。反正仲轩兆一见她，惊为天人，即时重金买了她的处女身，并将她赎出风月场中，带回上海作自己的第三个姨太太。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仲太太虽出身烟花之地，但好在并未被玷污糟蹋，老板原本将她当摇钱树，吊起来等大价钱卖的，倒反而成全了她一个灰姑娘的梦。

仲太太讲得一口清脆悦耳的京片子，想来与她早期的这段京华生活有关，但她日常讲的，即所谓的母语，却又是一口的糯软滑的苏州话，究竟她的籍贯应是北方人还是江浙人，我竟也无从甚至不便考证。

犹如所有的被称为Baby的上海女人一样，她从来不提自己父母，好像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常挂在嘴边的，只有她旧时几个在京华一起讨生活的小姊妹。唯一一次在她九十华诞之前，我提议要好好与她热闹一番，她谢辞得很决绝，一点不是客气。

“我从来不做生日的。我生日那日一直吃素斋。在我，生日是母难日。我出生时给母亲带来巨大痛苦——我母亲肚皮痛才生下我……所以……仲先生他们都知道，我是从来不做生日的……”

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她提到她母亲，而这，已是她个人家世的极